

黄苗子

雪泥爪印



雪泥爪印

黄苗子

雪泥爪印

苗
老
汉
聊
天

Copyright ©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雪泥爪印 / 黄苗子著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
三联书店, 2006.6

(苗老汉聊天)

ISBN 7-108-02385-7

I. 雪... II. 黄... III. 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56975 号

责任编辑 黄大刚

装帧设计 罗 洪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

字 数 140 千字 图片: 33 幅

印 数 00,001 ~ 10,000 册

定 价 18.00 元

黄苗子，广东中山人，生于一九一三年。著名漫画家、美术史家、美术评论家、书法家、作家。

早年就读于香港中华中学，八岁学书，师从邓尔雅先生。在香港时就向报刊投稿所创作的漫画作品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到上海，先后在《大众画报》、《小说》半月刊做编辑，继续从事漫画创作。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中期，在上海、重庆等地参加抗日文化活动。

解放后，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。八十年代后曾担任过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、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、全国文联委员，第五、六、七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。

其书法作品曾在日本、英国、德国、韩国、澳大利亚以及我国台湾、香港和内地展出，并为大英博物馆收藏。

著作有散文集《货郎集》、《敬惜字纸》、《无梦庵流水账》、《青灯琐记》、《风雨落花》等，诗集有《牛油集》、《三家诗》等，美术论著有《吴道子事辑》、《八大山人传》、《画坛师友录》、《艺林一枝》等，书画集有《黄苗子书法选》、《中国书法精品选——黄苗子》、《苗子杂书》等。

苗老汉聊天

雪泥爪印

世说新篇

茶酒闲聊

人文琐屑



目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1 “苗老汉聊天”总序 | 24 枫桥夜泊 |
| 4 《雪泥爪印》小记 | 26 扬州 |
| 6 北海赏荷 | 28 扬州今昔 |
| 8 团城 | 30 我梦扬州 |
| 10 金缸 | 32 西湖墓 |
| 12 陶然亭 | 34 桐庐 |
| 14 颐和园 | 36 钓台 |
| 16 别饶风味的游泳 | 38 严陵钓台 |
| 18 厂饰 | 40 乌篷船 |
| 20 独乐寺 | 42 咸亨 |
| 22 苏州 | 44 沈园 |
| | 47 春波桥 |
| | 50 放翁 |



- | | | | |
|----|--------|-----|--------|
| 52 | 黄山 | 101 | 日本新教 |
| 54 | 蓬莱海市 | 103 | 礼貌日本 |
| 57 | 凤凰 | 105 | 汉城 |
| 60 | 凤凰 (二) | 107 | 柬埔寨 |
| 62 | 童年的沈从文 | 109 | 星洲印象 |
| 64 | 湘灵鼓瑟 | 112 | 孟买机场印象 |
| 66 | 丰都 | 114 | 卢浮宫 |
| 69 | 新疆 | 116 | 埃及文化 |
| 71 | 南疆小景 | 118 | 卢浮新宫 |
| 73 | 古格王国 | 120 | 毕加索 |
| 76 | 路客须知 | 122 | 巴黎速写 |
| 78 | 法隆寺 | 125 | 圣母院 |
| 80 | 樱花会 | 128 | 法国革命 |
| 82 | 夜京都 | 131 | 罗东达 |
| 85 | 清水寺 | 133 | 大英博物馆 |
| 88 | 清水之游 | 135 | 流放的观世音 |
| 90 | 樱雾 | 137 | 西敏寺 |
| 92 | 樱花第几桥 | 140 | 历史的见证 |
| 94 | 樱花·日本 | 142 | 伦敦塔 |
| 97 | 樱之禅 | 145 | 和平之鸽 |
| 99 | 琉球 | 147 | 温切斯特 |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|-----|--------|
| 149 | 欢乐颂 | 199 | 尼德兰民风 |
| 152 | 阴天的情趣 | 201 | 嘉年华 |
| 154 | 环保 | 203 | 加纳之旅 |
| 156 | 规范行为 | 205 | 加纳琐屑 |
| 158 | 近观新纳粹 | 209 | 加纳小景 |
| 160 | 免死杀狗 | 211 | 巫舞 |
| 163 | 科隆 | 214 | 采金记 |
| 166 | 露宿 | 216 | 芋、薯、蝙蝠 |
| 168 | 日耳曼性格 | 219 | 黑奴恨 |
| 171 | 日本人 | 221 | 别了加纳 |
| 173 | 文化隔阂 | 223 | 大都会 |
| 175 | 毕加索的游戏 | 227 | 埃及古字 |
| 178 | 瑞士 | 229 | 黄带子 |
| 180 | 苏黎世 | 231 | 罗斯福故居 |
| 183 | 卢塞恩桥小景 | 233 | 玫瑰人生 |
| 185 | 卢加诺 | 235 | 富豪之家 |
| 187 | 笋葫芦 | 237 | 旅游 |
| 189 | 瑞士的山 | 240 | 留学生 |
| 192 | 山民 | 242 | 纽约 |
| 195 | 翡冷翠 | 244 | 唐人街 |
| 197 | 威尼斯 | 246 | 吃角子 |

- | |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248 | 耶大 | 264 | 洋狱奇闻 |
| 250 | 墨尔本画廊 | 266 | 彩虹湾 |
| 252 | 澳大利亚 | 269 | 海龟的诞生 |
| 255 | 爱鸟 | 272 | 努萨 |
| 257 | 澳洲人 | 275 | 性本善 |
| 259 | 快乐 | 277 | 洋人，中国人 |
| 261 | 度假黄金海岸 | 279 | “好”，“好” |

“苗老汉聊天”总序

苗老汉糊里糊涂地吃了九十多年的饭，却没有做过什么有益于人的营生，清夜扪心，总不免有愧对苍天之感。

从前听说过明末“杀人百万”的大强盗、窃据四川的“大西国王”张献忠，曾留下一座《七杀碑》，碑文是：

“天生万物以养人，人无一德以报天，杀杀杀杀杀杀！”

这虽然是强盗口里吐的真言，你也不能不心惊胆战地想一想自己有无“一德报天”？该不该“咔嚓一刀”以顺天意？

别人我不知道，我这一辈子缺的就是这一“德”。

我不会种地，不会砌砖当民工，不会扛枪上阵，不会奥运夺标或“神六”上天给国家民族立功，只是个庸庸碌碌糟老头，更不会安邦治国平天下！

聂绀弩有名句曰：“平生自省无他短，短在庸凡老始知”。
老汉自有同感焉。

惶恐之余，就想到活了这一辈子，虽不曾弟子三千，放言高论去培育英才；也从未因夸夸其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但朋友相聚，穷吹乱侃，宇宙之大，苍蝇之微，大小话题，资为谈助，却是此生一乐；例如登山涉水，或曰旅游，有所见闻，就喜欢吹上几句给朋友解闷儿；又如前辈风流，后生可畏，接触之际，景仰谄嗟，便也顺口雌黄，品评人物；有时谈书说艺，冒充风雅；有时评点古人往史，嗟叹一番；有时怀念朋友，说些八卦事儿；有时因事感怀，又不免胡说八道……总之，我爱聊天。聊天不但可以解闷、可以开怀、可以交心、可以增感情、可以生智慧、可以悟人生，朋友聊天，对青少年可以种爱情、长知识，对老头老太太，可以避免老年痴呆症。

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不可或缺的一种沟通工具，猫、狗、耗子都会用声音表达感情，全人类一旦失去语言，就像地球失去太阳一样，很难想象其后果。但是说话聊天，古人就有“谈何容易”的感慨：“不有学也，不足谈，不有识也，不能谈，不有胆也，不敢谈，不有牢骚郁积于中而无路发摅也，不欲谈……”这是明代作家熊梦龙要写他的大作《谈概》时，友对

他说的警告。熊梦龙却说：“此言不对，八哥学人说话，即便不像，自己也开心。”（原文是：“不然。子不见乎鸬鹚乎？学语不成，亦足自娱……”以上均见《谈概叙》）对于聊天，我同意熊梦龙的态度。

平日爱耍笔头，或尊宿长者，旧雨新知，闲谈之际，心有所得，或舟车所历，奇景异俗，胡说之余，略抒胸臆；或读些脏唐臭汉史事，自己以为有趣，听者或觉无意思的，也都喜欢留在小本子上，心想“聊以自娱”，谁知写来极少翻阅；如此穷年累月，堆积渐多，其中邻居拿去烤火，红卫兵收去作证等等，丢失任它，于我心无蹙蹙焉。

不全是为了害怕《七杀碑》中的“天报”，只因年老神衰，闭门谢客，不做点无益之事，无法遣有涯之生。于是把一大堆残留的、零乱芜杂的旧纸废刊，胡乱整理一下，大致分为八类，承三联书店整理编排，分册出版，读者忙中有暇，偶一翻阅，借以休闲，或可以当作见面聊天云耳。是为序。

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写于安晚寄庐

《雪泥爪印》小记

其实“海归”在中国并不新鲜，苗老汉从小生长南国海滨，当娃娃时就有幸见过些“老海归”，我们那里都称他们做“金山客”、“南洋伯”。还有幸聆听这些“海客谈瀛洲”，异国风光把小孩我悠然导入了“无何有之乡”，晚上做着孩子的幻游美梦。

十九岁到上海后，口袋如有几文钱，就有机会探西子，游虎丘，访金、焦，问孝陵。中年入川，也亲历过蜀中峻美山川。四十后北游，人在京华，看惯了“尧幽囚、舜野死”，却未出都门一步。六七十岁后，终于有机会乐游扶桑，飞渡北美，小访欧、非，栖息袋鼠之国……足踪所及，心胸豁然。

旅游虽属个人生活，但这种可游不可游的际遇，有时不是



个人所能决定的。老汉垂暮之年，脚印还能踏出国门之外，这种异数，却是天恩。

但是行万里路，还必须读万卷书，知识越多，对实践的帮助越大，对世界的了解越深，这才算真正接触到旅游；司马迁是我们的好榜样。老汉我少壮不努力，书读得少，行旅之中，见闻所涉，多是一知半解的零星小事，笔记下来，也不过提供读者诸公在工作之余，翻它几页，学古人“卧游”之乐，或可略解工作压力而已；如有有心人因此感到兴趣，或触发游兴，背起行囊，对地球作实地访问；或“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、风乎舞雩”（《论语》），随孔二先生作近郊旅游，那么，这本小书便不算瞎子点灯——白费蜡了。

北海赏荷

北海公园荷花盛开，游人如蚁，小艇出租处顾客不断。规定分乘三人及五人两种，二十年前，游艇每小时租金人民币三角和五角。不租艇子的，在沿岸漫步，或在湖边长椅上小坐，也领略到荷香数里，绿盖田田的清趣。

北海荷花多白色，琼芭玉蕊，和耸立山上的白塔相映成趣。红荷较少，但在白荷中更显出鲜艳。小艇不需接近荷丛，远远的就闻到扑鼻清香，如果艇子移近荷花，你就发现长梗的花叶比艇子上的人还高得多，虽然已把荷区用竹竿作界划开，以免荷花受到损坏，但是凉风一阵，那摇曳多姿的花叶，依然是近看比远看有味。小时候读过周濂溪的《爱莲说》，有“可远观而不可褻玩”的话，虽然不因为周濂溪是宋朝的道学家，



可我总觉得这句话有点“头巾气”。

北海看荷宜清晨，公园六点钟开门，那时人最少，空气最清新，荷花还有点带露含烟的韵味，香气更清逸，那就不用说了。有人说：颐和园谐趣园赏荷以月夜胜，因为这里有园林亭榭作衬景，令人想起林黛玉“寒塘渡鹤影，冷月葬诗魂”的境界。北海以雨后清晨胜，则因为它比较空阔，晨光曦微，朦胧一片，使人联想到中国艺术团在纽约演出的“荷花舞”这样一种诗的境界。

北海公园成为“四人帮”的“禁地”已经十年，当七十年代末，北京人重新看到北海荷花的第一个夏天，无怪乎即使烈日当空的午间，看花的还是络绎不绝。不过这已是“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”了。

团 城

北京北海公园，“文革”时期曾经回复到明清时期，不再是“公”园，而成为江青个人的禁苑。一九七八年重新开放以后，还有许多真真假假的传说。

公园前面是团城，大家都说这是辽太后的梳妆台，但城一样的圆形高台，还有庭殿数座，偌大一座建筑，专门作梳妆之用，不但登临费事，而且不甚合理，但究竟何用，言者不一。

团城拾级而登，迎面几棵合抱大树，相传是金代的古栝。栝树高大劲挺，叶如柏，干如松，别处少见，团城有七八棵，轩昂可爱。团城的主建筑为承光殿，旧名金殿（不知是金玉之金还是辽金之金），又名团殿。承光殿供白玉佛一尊，坐像，似是来自缅甸的，玉质雪白，但造型一般。